

草堂在当代，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概念。

半山上建过一个名副其实的草堂，那真的是茅草盖的。远远地看去，一望而知便是颇有古意的草堂。

但是，真正的由茅草盖顶的草堂，没有走出草堂固有的宿命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落户在贵州修文、息烽、开阳交界的山寨上。那是50年之前，有半个世纪了。那个年头，村寨上仍有三分之一的农户，我们尊称为贫下中农的，居住在茅草屋里。那应该是真正的茅草一层一层盖顶的茅草房了。我们几乎走进过每一户贫下中农的家，既是访贫问苦，忆苦思甜，也在同时亲眼目睹了茅草房里头的晦暗、潮湿及家什简陋。记得一个同伴走出茅草房时，讲了一句大实话：有人说茅草房冬暖夏凉，根本是在睁眼说瞎话。每年秋后，总有一户两户农民，会请来寨邻乡亲翻盖一次茅草房。说若不翻盖，到了雨季，茅草房里就呈

现“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”的景观，无法入住。我们

当初青的一为增长见识，二为深切了解贫下中农生活的艰辛，每当农民家翻盖茅草房，也会前去凑个热闹，帮个小忙，同时蹭一顿饭吃。正是在这种帮忙中，我们了解到了两个乡间生活的常识。其一，别看把一层层的茅草盖上屋顶去，那也是技术活，至少得盖三层。而且，三层的草，不能盖完的茅草一层一层盖顶的茅草房了。我们几乎走进过每一户贫下中农的家，既是访贫问苦，忆苦思甜，也在同时亲眼目睹了茅草房里头的晦暗、潮湿及家什简陋。记得一个同伴走出茅草房时，讲了一句大实话：有人说茅草房冬暖夏凉，根本是在睁眼说瞎话。每年秋后，总有一户两户农民，会请来寨邻乡亲翻盖一次茅草房。说若不翻盖，到了雨季，茅草房里就呈

## 半山上的草堂

叶辛

明白了，农民们为什么会温饱稍见改善以后，迫切地希望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一幢砖瓦房的强烈愿望。

半山上建起的那幢像模像样的茅草房，仍然没有逃脱其寿命不足10年的宿命，风吹雨打，烈日霜雪，仅仅过去了7年，屋顶上的茅草就被刮得荡然无存，只剩下了发黑的一层破损的油毛毡和歪歪倒倒的木头架子。

我这时要写的半山上的草堂，纯粹是坐落在半山花草树木之间的一幢砖瓦房。依着山势，除了外观上让人感觉和草房相似之外，其大门上，还请书法家写了两个大大的字：草堂。

明明是砖瓦结构、别墅型的建筑，为何仍称为草房呢？

有人说，成都近郊不是有个杜

甫草堂嘛，多半也是效仿一下吧。

杜甫草堂我去看过，也是建得很漂亮的一处建筑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不是杜甫住的被大风一吹就会掀去茅草顶的草堂了。

我们这个问题来了，茅草房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了，在中国的大地上，不知建造过多少这样的房子，为什么穷困潦倒的杜甫住过的草堂，今天还有人仿造、还有人来纪念呢？
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杜甫是一个大诗人，他在草堂里居住过，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，他写下的诗文，他诗文中所透视出的文人情怀，不仅仅是自己住的茅屋被秋风掀翻时的自怨自叹，在这种悲惨的境地中，他由自己联想到的是天下同命运的寒士和老百姓，也深切关怀的，是人民的命运。人民大众为他的文人情怀所感动，才会历经千百年地建起草堂来纪念他，缅怀他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半山上的草堂，才会凸显出它的意义。

深秋的一个周末，与两位好友一起来到南汇，参观傅雷先生的故居和旧居。

傅雷是上海南汇人，有不少人知道。那么，他为何在南汇两个地方居住过？原来，傅雷1908年4月生于南汇航头。4岁时，父亲遭劣绅诬陷入狱，经母亲多方奔走，三个月后出狱，但因身患肺病，加之冤屈未雪，24岁便抑郁而亡。母亲为了孩子的前途，带领全家移居十余里外的南汇“小上海”周浦镇。这一步，对于傅雷日后走出落后闭塞的农村，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，进而留学法国，卓然而成一代翻译大家和艺术教育家，至为关键。也正因此，傅雷孩提时代在南汇的诞生处航头被称为故居，周浦镇则是其旧居。

据说傅雷出生时哭声震天，族中长辈便依据《孟子》中的“文王一怒而安天

下之民”，为他取字“怒安”；又考虑到与字相得益彰，起名“雷”。而傅雷的一生，正好诠释了其字中的两层含义：怒与安，或者说：刚与柔。

傅雷性情刚烈，疾恶如仇。1931年秋天，他留法归来，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，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语。傅雷与刘海粟相识于法兰西，志趣相投，结为好友。刘海粟十分器重傅雷，但渐渐地两人便格格不入，最终爆发冲突。事情的起因同样是留法回沪、受聘美同样的画家张弦。张弦才华超群，为人淳朴外向，他工作繁重，但薪水较低，导致生活拮据，郁郁寡欢。傅雷看不下去，几次三番请求刘海粟为他加薪，均无果。贫病交加的张弦于1936年去世，傅雷痛惜之余，提出要由张弦筹办一个遗作展览会，出售遗作所获款项作为其遗孤的教育费，但依然得不到响应。傅雷只好亲自张罗，等遗作展览会开幕后，刘海粟

现身了，傅雷怒从中来，指着他的鼻子一顿痛骂，两人由此断交，长达20余年。

傅雷从美专辞职后，曾应国民政府之邀，到洛阳考察龙门石窟。当时连年灾荒，兵连祸结，民不聊生，出土文物被大量盗走倒卖。傅雷痛心疾首，找到

## 傅雷的怒与安

刘蔚

当地政府，不管；又找驻军，不理。他便不断地写文章提意见，仍然无效，一怒之下，拂袖而去。

然而，遇到有真才实学之士，严肃不苟的傅雷就会变得柔和，甚至倾心相待。1939年，傅雷在一位学生家看到一册山水画，仿佛眼前被一道光照亮，便问是谁画的，学生回答是她的师父黄宾虹。他立即通过她联系到黄宾虹，从此两人鸿雁往来，成为知音。傅雷四处奔走，竭尽全力，在1943年黄宾虹78岁高龄时为他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，由此将黄

航头傅雷故居中收藏了众多不同版本的《傅雷家书》。那个曾经金钢怒目的傅雷，在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，已经变成了温和和智慧、仁爱盈怀的慈父。他抒发自己接获儿子来信的激动心情：“亲爱的孩子，每次接读来信，总是说不出的兴奋、激动、喜悦、感慨、惆怅……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，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。”他谆谆叮嘱儿子：“第一做人，第二做艺术家，第三做音乐家，最后才是钢琴家。”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希望儿子对艺术、对世界葆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因为“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……”

这句话，也被刻在了傅雷、朱梅馥夫妇的墓碑上。



边看边聊

十月，游南北湖。远山叠翠，祥云缭绕，极目湖天一色；近湖清澈，摇橹其间，激荡无数涟漪。击赏无限风光，登山意溢于山，游湖情漫于湖，兴叹者无数。屈指往来大家，上海同济大学已故著名教授、古典建筑专家陈从周先生，可谓此中第一人。而今，依湖留下梓园（陈从周艺术

## 人归南北湖

冯强

后，兴冲冲地首游南北湖的。与潘兄闲聊这一往事，朝花夕拾，他南北湖第一印象，居然还来自那年自行车骑行南北湖。而我的首游与职工疗养有关联。上海石化的老厂长顾传训是南北湖徐匡村人（现更名澈东村），我在石化的另一位老朋友也是这个村的。他家灶台时常飘出阵阵香味，这是他父亲依据老法在炖澈浦味的羊肉，浓香令人垂涎三尺，而澈浦羊肉与我们金山有名的张桥羊肉显著不同，张桥的白烧，肥腴、鲜嫩，与味道厚实的红烧澈浦羊肉正好互补。

11月开灶的手打年糕，也是南北湖一绝。平日用青菜烧菜汤年糕，早晨吃年糕粥；过年时爆年糕、白糖蘸年糕。这样的习惯与上海人十分接近。平日还有咸菜腌菜、葱头螺蛳可以享受。海盐的葱头是微红色的，剥之溢香，食之味

## 七夕会

深秋到浦东新区书院镇外灶村，最惬意的是乘坐轨交16号线从外灶村千亩稻田穿行而过，早晨的太阳照射着金黄的稻田，反射至轨道列车，宛如一条条涂着金黄色色彩的巨龙在空中。收割是秋日的主角，约了几个摄影人驱车驶入外灶村，秋风吹过饱满充实的稻穗，翻滚的稻浪壮观绚丽，承载着农人一年的寄托和梦想，外灶村丰收在望。

一辆造型奇特的车由远而近，摄影人说是收割机，收割机驾驶员老军师傅一眼认出了我：“你就是春天耕地时拍牛背鹭的……”饱经风霜的老军师傅记忆特好。我们尾随着老军师傅来到一块稻田，只见收割机从稻田中央开出一条通

冬至，第二十二个节气，全年最重要的节气，没有之一。如果有之二，就是相对应的夏至。冬至、夏至，不是冬天、夏天到来的意思，是“最冬天”“最夏天”的意思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”，就是冬天潜伏的阴气到了极点。

冬至、夏至是中国人最早测定的两个节气，尤其是冬至。时间本来是线性的、持续的、均匀的、单向的。在线性的、持续的、均匀的、单向的时间中，中国人最先观察到的循环往复是，每隔一定的日子，太阳显得那么低，影子显得那么长。这就是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“冬至”。而相对应的，每隔一定的日子，太阳显得那么高，影子显得那么短，这就是白天最长、黑夜最短的“夏至”。

这两个“节点”把持续的时间分成了一段段的。随之发现的节气是“秋分”和“春分”：从夏至到冬至的中间点是秋分，从冬至到次年夏至的中间点是春分。再随之发现的是“立春”“立夏”“立秋”“立冬”……二十四个“节”逐步成体系地发现并归纳出来。每个“节”有它特有的气候、气象、气质、气韵，并对动植物、人和农耕产生相应的影响，这就是“节气”。就这样，中国人终于建立起覆盖天文、气候、物候、农事、人体、命相、民俗等在内的宏大的二十四节气知识体系，并深入到哲学、精神层面，成为农耕时代中国人的“文化时间”。其中，冬至，无论是从自然角度，还是从精神角度来看，都最重要。所以，我们一直说“冬至大如年”。

冬至最阴，夏至最阳，物极必反，循环往复。《国语·越语下》说：“阳至而阴，阴至而阳。”中国人的阴阳思想，阴阳辩证统一、阴阳相互转化的观念，都与此有关。节气是根据太阳运转一年得到的时间历法，所以是阳历。中国的农历，是阴历的“月”和阳历的“年”的结合体，是阴阳合历，并不是纯粹的阴历。

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唐代诗人杜甫《小至》曰：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冬至，是转折，是起点，是阳的新生，春的开始。寒来暑往、秋收冬藏，冬至最让人感慨到永恒的时间交替和人事更新。很多地方，冬至要吃饺子，“饺子”谐音“交子”，子月是冬至所在的农历十一月，阴阳在这里交替、交换。冬至太阳最少，阳气最弱，阴气最重，所以与祖先最为接近，冬至也成了祭祀的节日。所以父母总是告诉孩子这天要早点回家。

太阳是温暖的终极提供者。冬至，太阳最少，所以最需要温暖，而能抵抗个体孤独、寒冷的莫过于家庭。公元804年的冬至，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白居易，上岗不到两年的一个职场新人，出差住在邯郸驿馆里，孤苦伶仃，写下了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怀乡之情、思亲之意，一千多年后依然感动着我们。

冬至，是回家的路，不管短，还是长。说到底，外面有什么东西值得奔波、留恋的呢？

## 相安

陈鸣华

四代传下来，老屋保持着客堂、厢房灶披间甚至每一道门槛幽暗中的光亮。冬日全家在三瓦灯泡下说笑。爬木梯上阁楼时看见了一圈一圈织网的蜘蛛在墙壁夹角处打坐。想来有些年岁，对这家中之家精巧的结构竟有些好感。一口气上楼，杉木板咯吱咯吱传上来，大人们开始压低的声音



梓园

馆），以资后人瞻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春，教授首访南北湖，出海盐城，观山、观湖、观海，又沿湖边蜿蜒小路细细欣赏湖中景色，不时感叹自然之美，从心底发出“淡妆西子今犹似”的颂词。后又湖中荡舟，其时晨雾已散，晓山凝翠，湖面春风，更令他心魂欲醉，留下极为深刻之印象。就此，在上海的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城市导报》等刊登游记和观感。不料，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上海市民中引起极大轰动，似乎一日间，名不见经传的南北湖成了上海后花园，旅游者趋之若鹜，竟使南北湖应接不暇。

金山与海盐一衣带水，近在咫尺，史上亦称海盐，似与南北湖同出一脉，极有同袍之谊。有意思的是，包括自己和潘兄在内的许多石化朋友，也就是读了陈从周教授精彩文章

道，然后一路欢歌，驶过稻田，稻穗被侧面铲起，稻谷进入机舱，成排秸秆从机尾倾泻而下，湿谷袋装后打包运走。离开稻田，只见一位大妈在另一块稻田，反射至轨道列车，宛如一条条涂着金黄色色彩的巨龙在空中。收割是秋日的主角，约了几个摄影人驱车驶入外灶村，秋风吹过饱满充实的稻穗，翻滚的稻浪壮观绚丽，承载着农人一年的寄托和梦想，外灶村丰收在望。

## 一地金黄外灶村

顾菊芳摄 郑小铭文

全部送你们”，摄影人执意付钱，她不肯收。房东大妈是个好客的农妇，特意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灶头菜饭，清炒时蔬、酱爆螺蛳、盐水小螃蟹满满一桌，临走还送了摄影人一大包刚摘的蔬菜。人文风情朴实，鱼蟹稻麦富饶，春耕时上百只牛背鹭翔集，秋收时又见牛背鹭觅食觅食，外灶村，名副其实的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，摄影人相约，明年再来。

